

# 峨眉山偶遇旷世奇缘

2011-5-13



峨眉山

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，活了二十几年，几乎年年都要在医院住一两个月，小时候的几场大病更是几乎让我死掉。二十二岁那一年，我又查出患了乙肝。不是那种病毒携带者，而是患者，真正的乙肝患者，大三阳的那种。这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工作还没找到。我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，家里人又想办法四处求医，给我打听治疗乙肝的偏方。

可是治疗了半年，花了几万块药费，病情非但不见好，反而越来越厉害。而这时远在深圳的女友，也给我寄来了分手信。当时我万念俱灰，感觉活着半点意思也没有了，不但自己痛苦，还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负担，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半点乐趣也无，不如死掉算了。

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，我终于下了决心，准备了此残生。当时我也没和家里人说，连个字条也没留下，带了几千块钱就离家出走了。当时感觉反正是要死，那不如找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，也不枉来这人间走一遭。于是我坐上飞机去了四川成都，然后又乘车去了峨眉山。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去峨眉山，只是心底里有个声音在指引着我，自然而然就选择了峨眉山。

那时和现在的季节一样，秋末冬初，正是旅游的最冷淡时期。那天早上，购买了进山的门票后，从峨眉山脚下，我开始徒步攀登，而没有选择坐空中缆车。按照我的计划，徒步攀上金顶后，住上一晚，能够看看日出日落什么的最好，如果看不到也无所谓了，找个悬崖峭壁一闭眼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

乙肝病人一般情况体力都是非常差的，我当然也不例外，平时走不到一里路就没劲了，但那天有点奇怪，虽然是登山，我的脚步却异常轻快，怎么走也不累。中午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山腰，我吃了点东西，准备休息一会儿下午一鼓作气登上金顶。



峨眉山的猴子

大家知道，峨眉山上猴子是很多的，而且那些猴子很放肆，不怕人，经常抢劫游客。我登山的季节因为游客稀少，所以猴子们不放过每一个登山的人。这一路上我也被骚扰过好几次，不过我都不怎么在意，更不怕猴群，反正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，也就不再有什么事放在心上了。猴群似乎知道我的心思，也没过分的难为我，基本上是讨不到吃的就算了，并没怎么纠缠。

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还目睹了一场猴群之间的残杀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有二十多只猴子，突然在一只大猴子的带领下围攻一只母猴。那只母猴还带着一只小猴子，也不知道几个月，大概和咱们养的家猫差不多大吧。母猴拼命的抵抗、逃命，但无济于事，二十多只猴子把它团团围住，连抓带咬，很快就见了血，双方都发出凄厉之极的尖叫声。这时我才知道这不是猴子们的游戏，而是一场生死围杀。

那只落单的母猴母性非常的强，不顾自身的安危，总是竭尽所能的保护怀里的小猴子。这让我很感慨，想到了人类的母亲，看来母爱这个东西，不但能跨越国界、跨越文化，也是跨越物种的。我动了恻隐之心，决定要帮助这只母猴，于是找来几块石头，朝着猴群扔过去，同时还大声吆喝着，试图驱散猴群。

我的干预果然起到了作用，猴群们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停止了进攻。受伤的母猴趁机逃出了包围，不可思议的是，它竟然没有逃走，而是朝着我蹿过来。这只母猴的体型不是太大，大概二十斤左右的样子，它一瘸一拐的从山谷中来到我身边我才看清，母猴的背部被扯下一大块皮，露出鲜红的肉，奇怪的是却没有出血。而它的腿上有一道巴掌宽的伤痕，却是鲜血淋漓，不断地流着血。久病成医，我估计是它的股动脉受伤了，看来它活下去的机会十分渺茫。

母猴在距离我三米的地方停住，目不转睛的看着我，它的眼睛漆黑如豆。我也看着母猴，从它的眼神中，我并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恐惧，它给我更多的感觉是一种脉脉的温情。母猴注视了我大概有半分钟，接下来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举动，它把自己怀里的小猴子双手托着向我递过来。当时我惊呆了，但还是不由自主伸手接过了小猴子。这只小猴子浑身呈粉红色，毛发稀疏，也许它也意识到了危机，既不挣扎，也不反抗，在我手掌里温顺的躺着，一动不动，只有一双漆黑的眼睛，好奇的看着我。

我手捧着小猴子，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母猴转身冲下了山谷，又和猴群厮杀起来，尖利的嚎叫重又响起。这时猴群分成了两拨，一拨继续围攻母猴，另一拨在那只领头的大猴带领下竟然朝我围过来。这只大猴体型魁梧，少说也有四五十斤重，它裂开嘴，呲著牙，不断朝我咆哮著。但我看得出来，它们不是冲我来的，它们要的是我手里的小猴子。

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无论如何也要让小猴子活下去。我赶紧解开羽绒服，把小猴子揣进里边的口袋，接着撒腿往山上跑去。说实话，有生以来，我从未跑出过这样快的速度，虽然比不上刘

翔，但应该比姚明快点。可是，即使是我比刘翔跑得还快也无济于事，猴群很轻松的就追上了我，它们在我身前身后来回跳跃，发出尖叫声。一开始它们畏惧于我的体型，不敢过于放肆，只是试探性的挠了我几下，把我的羽绒服抓破了。见我没什么厉害手段还击，那只大猴首先发起了真正的攻势，当时我都没怎么看清，只记得大猴子在我面前高高跳起，然后黑影一闪，我的脑袋就是一阵剧痛，用手一摸全是血。

我也急了，一面拼命快跑，一面把羽绒服的帽子拉起来护住头脸，又把旅行包抡圆了四处乱舞，抵挡猴群的进攻。一口气跑了有五六分钟，我的体力几乎已经到了极限，身上也被猴子抓破了好几处。就在我快支持不住的时候，前方一个老头迎了上来，这个老头很瘦小，个子很矮，也就一米六上下。他嘴里大声吆喝着，同时还用一根竹竿往石板路上狠劲的敲打。

猴群好像很害怕这个老头，听见吆喝声就不怎么攻击我了，当看见老头用竹竿敲地后大部分猴子更是四散而逃，只有那只领头的大猴还紧紧跟着我，不断的咆哮著。我已经筋疲力尽，不由自主瘫坐在地，大口喘着气。大猴子就在距离我不到一米的距离，呲著长长的犬牙，随时准备要抢我怀里的小猴子。这时老头过来了，他用四川方言对大猴厉声说著些什么，我一句也没听明白。

大猴子并没被老者吓退，依然厉声咆哮著，咆哮声中它突然冲到我身边，抓挠我胸前的衣服。我本能的一手护住头脸，一手用书包去砸大猴。可是猴子的动作太快了，它一击即退，我胸口的羽绒服被扯了个大口子，但书包却没碰到大猴一根汗毛。那个老头见大猴不听他的话，似乎很生气，也咆哮起来，同时用竹竿去打大猴。

大猴好像是豁出去了，机敏的抓住了老者的竹竿，双方竟然撕扯起来。想不到的是，老者很矫健，力气也很大，他把竹竿甩了起来，四五十斤重的大猴子被他甩上了半空，大猴只得撒手放开竹竿。老者继续追打大猴，大猴似乎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和老者僵持了一会儿后便溜下山谷，逃走了。

赶走大猴后，老者和我攀谈起来。因为老者讲方言，我们的沟通很费劲，不过渐渐也就适应了。我对老者说了被猴群追赶的原因，并把怀里的小猴子拿出来交给他，希望他妥善处理。老者把小猴子放进口袋里，然后把我扶起来，说要带我去看医生，包扎一下身上的伤。我想也好，便跟着老者继续前行。

老者带着我在一条山间小路上走了有二三里地的样子，来到一座建在山腰间的屋子。这是一间独立的石屋，不通水电，三面都是悬崖深谷，我想象不出，在风景区内怎么会允许这种建筑存在，住在这里的人又是怎样生活的。老者把我搀扶进屋里让我坐下，只见屋里黑黑的，陈设异常的简单，但是很整洁很干净，有个老尼姑正在屋子里的炕上打坐。老者点上蜡烛，然后和老尼姑用四川方言快速的交谈著，我仍然一句也没听明白。

两人交谈完后，老者转身走了，不知道干嘛去了。老尼姑则来到我身边，仔细查看我的伤势。我头上被猴子抓出一道口子，非常的疼，血一直流，屁股上和大腿上也被挠破了几个地方，不过都不算太严重，问题不大。仔细打量老尼姑，她大约五十岁左右，皮肤很白，一身灰色的僧衣，头上还戴着个帽子。这身打扮在峨眉山这样的佛家圣地再平常不过，没有任何稀奇的。但是这个尼姑的气质真的是我从所未见，她那种镇定、从容，那种悲天悯人的目光，是我在其他人身上一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老尼姑查看完我的伤势，却没有给我做任何的治疗，正在我诧异的时候，她忽然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，问我是不是来峨眉山自杀的？我大吃一惊，脱口问她是怎么知道的。老尼姑说我命中注定多病多灾，按说寿元不会超过二十五岁。我当时傻了，很久才恢复了意识，我又问她是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。她仍然不回答我，只是说我之所以多病多灾，寿命也很短，是因为前生作恶，欠下了很大的业力所致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而且我也不会在二十五岁就死掉。她又劝我千万不可自杀，自杀的罪孽和杀人一样，自杀之人的灵魂往往沉沦百年也不得超生，非常非常的苦。

我呆呆的听着她说，灵魂？前世？业力？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考虑过，也从不相信什么前生后世。但是那一刻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我相信老尼姑所说的完全是真的，没有半点怀疑。我问她我的命运为什么会有所改变，她没有明确回答，只说“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”往往一念之仁，可让人升天成神，一念之恶，也可让人沉沦地狱。人的生死祸福，其实往往系于自己的一念之善恶。

我若有所悟，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我救下了小猴子，也算是行善积德了，所以我未来的命运将会有所改变？

老尼姑说求人不如求己，拜佛不如修心，拥有一颗纯善的心，才是人最大的幸福，神佛圣人论心不论行。老尼姑的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太过高深了，我只能迷茫的听着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

老尼姑也没和我说太多，也没给我处理伤口，她拿出一堆符咒送给我，然后就飘然而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那烛光笼罩的石屋中。当时我有一种身在梦境的感觉，感觉这一天过得好像只是一瞬间，又像是经过了千百年那么漫长。我拿着老尼姑送给我的佛经休息了一会儿，便起身下山去了，自杀的念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下山的路上，我惊奇的发现，被猴子们抓破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愈合了，衣服上破洞还在，头发上血迹凝结，可是伤口就是没有了，头上的也好腿上的也好都消失不见了，无论我怎么摸，那里都不痛，仿佛根本不曾受过伤。那一刻，我生平第一次心怀着敬畏仰望天空，我想神佛也许是真实存在的吧？

（文章来源新浪百科，洛桑曲尊）